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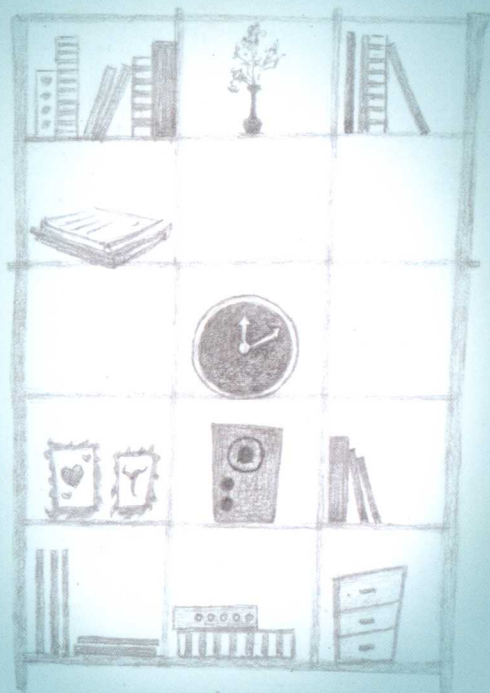
青衫落拓 著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
那些铭心记取的，
那些来不及遗忘的，
通通成为生命的点滴珍藏。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NET



被遗忘的时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被遗忘的

时光



青衫落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遗忘的时光 / 青衫落拓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80173-872-1

I. 被… II. 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931 号

被遗忘的时光

作 者 青衫落拓

责任编辑 李 璞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7.25 印张 2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72-1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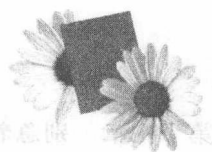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contents

目录



推荐序 / 5
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 / 7
第二章 忘记这事吧 / 13
第三章 旁观的怀旧 / 21
第四章 错误的代价 / 27
第五章 别形成执念 / 35
第六章 多一点选择 / 42
第七章 那夜的星空 / 49
第八章 不可逆的路 / 55
第九章 挣扎的理由 / 63
第十章 再没有借口 / 71
第十一章 奢侈的游戏 / 76
第十二章 那一晌贪欢 / 84
第十三章 失控的感觉 / 92
第十四章 偷来的欢娱 / 99
第十五章 一场场告别 / 105
第十六章 那只是意外 / 111
第十七章 没忘又如何 / 118

第十八章	别急着承诺 / 124
第十九章	若渐行渐远 / 131
第二十章	最好的礼物 / 138
第二十一章	只能是放手 / 146
第二十二章	那一点钝痛 / 154
第二十三章	又一个生日 / 160
第二十四章	相遇是偶然 / 169
第二十五章	再见仍是你 / 177
第二十六章	何必要缅怀 / 183
第二十七章	谁征服了谁 / 189
第二十八章	许你以未来 / 198
第二十九章	再没有孤勇 / 206
第三十章	全世界寂静 / 217
第三十一章	第一次回顾 / 223
第三十二章	记忆没走远 / 229
第三十三章	来不及遗忘 / 235
番外一	谁是谁的选择 / 243
番外二	倾听与讲述——罗音 / 255
番外三	我庆幸我没有错过她——苏哲 / 264





那些未曾被遗忘的时光

什么样的东西才会让我们念念不忘？

是一场热烈的感情？

一段深刻的记忆？

还是，一个令自己纵然历经了许多年的兜转却仍旧无法从心底抹去丝毫的人？

青衫的这本书，就如同那首老歌，低徊婉转，却又处处充满张力，娓娓地叙述了一场属于两个人的爱情。

邵伊敏，青衫笔下的这个女孩子，她理智，坦诚，勇敢，聪明。数年的时间，她从一个大学女生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女性，或许这其中有过很多的改变，可是唯一不变的是她对苏哲的爱。

确实，如果我是她，大概也会义无反顾地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因为他竟被塑造得如此真实，拥有卓越的男性魅力，却也难免会犯下错误。

他不是完人，所以才更加显得可爱。

其实只为这一点，就应该感谢青衫的，她在编织着一个梦想，但又没有让

它过分美好得像个童话一般的那样不切实际。她描绘了一个颇为真实的爱情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令人感动。

无论他们爱情的起因是什么，是一时好奇的兴趣，是禁不住诱惑的贪婪，还是不顾前路的半晌欢娱，这些到后来统统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日复一日的相处，某天才惊觉原来对方早就已经深入自己的骨血，所以，即使也曾遭受变故和打击，即使也曾狠心割断所有的联系，可终究还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个人，和那样一场浓烈深刻的记忆。

过去所有的心痛和抛却一切的决心，原来也只不过是为自己一直深爱着那个人罢了。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奇妙和伟大，让害怕沦陷的人最终沦陷，让从不会轻易说爱的人终于说出那三个字。

能寻到这个归宿，邵伊敏是幸运的，苏哲也是幸运的。同样，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被青衫如此感动一次。

一直记得后来邵伊敏说的：“越想遗忘，就越难忘记。……所以，我没忘。”这样坦白和可爱，她理应得到幸福。

而正因为幸福着，所以过去那些交杂着喜怒哀乐的时光，虽然已离我们越来越远，却如同一段永恒的印记，将会始终被我们牢记。

晴空蓝兮

（《这么远，那么近》《尽在不言中》作者）



第一章

别人的幸福

这是一个和邵伊敏出生并长大的北方工业小城市完全不同的中部省会城市，此地大学林立，热闹的市区和书香浓厚的学院区并存。冬天阴冷潮湿，没有暖气，夏天则是出了名的炎热漫长。

邵伊敏考入这边的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了两年，已经慢慢适应并开始喜欢这个和她家乡完全不同的城市。这个暑假，大部分同学放假回家，她选择了留校，每周三次去给马上升初三的一对孪生兄妹做家教。

这对相貌酷似的小兄妹俩都有些任性，哥哥林乐清奇思妙想不断，总能想到不相干的地方；妹妹林乐平则是似听非听，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明明看着你却神思不属。替他们补习数学，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他们的妈妈孙咏芝是全职太太，先生常年在外地经商。她性格和善，谈吐斯文有礼，一个人打理着一套近二百平方的复式房子，管着发育期的兄妹，虽然有钟点工，也说不上轻松。伊敏每周三次上门的日子，就是她的放假时光，用来上瑜伽课、和朋友逛街。她看到伊敏居然很快把兄妹俩管理得服帖，简直是惊喜。偶尔她会比约定时间晚归，看在报酬丰厚的分上，伊敏也并不计较。

这天孙咏芝再次晚归。林乐清玩任天堂游戏，林乐平则摆出要和她谈心的架势，小声问她读中学时有没接到过男生的纸条。伊敏哑然失笑，她从小到大以沉默闻名于就读的学校，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但我的同

桌接到过。”

乐平好不失望：“邵老师，你肯定没恋爱过吧。”

伊敏莞尔：“那么早恋爱有什么好。”

乐平大笑，凑她再近一点，悄声说：“乐清接到过女生写给他的情书。”

乐清明明在对着电视机玩游戏，却把这句话听了过去，脸顿时涨红了：“以后再也不给你看了。”

乐平偏不饶他：“小叔叔说这种情书他以前一周接一打，没什么稀奇。”

这“小叔叔”可真是够有意思的，伊敏不禁笑了。

转眼快九点了，伊敏正愁怕误了车不好回学校。门铃响了，她连忙跑去开门。门外除了孙咏芝，还有一个男人，约摸二十六七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穿着颜色轻佻的粉色T恤，可是人长得着实醒目，身材英挺，俊眉朗目，似有光华流转，竟然显得衣服的颜色并不扎眼。他扶着孙咏芝进门坐到沙发上，孙咏芝看着有气无力的样子。两个孩子看到那男人都是一声欢呼，大叫“小叔叔”。邵伊敏想，原来这就是一周接一打情书的那位，也难怪口气大。

“你们妈妈刚才高兴多喝了点，不能开车，我送她回来，你们俩还乖吧。”

“当我们是小孩，回回第一句话就问这个。”乐清不屑，“小叔叔，几时带我们出去玩？”

“我只带小孩出去玩，你大了，所以免了。”

伊敏拎起自己的背包，对孙咏芝说：“孙姐，我回学校了，乐清、乐平后天见。”

孙咏芝倒没醉得厉害，说：“邵老师，今天麻烦你了，是不是公交车快收班了，要不苏哲帮我送送？”

伊敏连忙推辞，孙咏芝只说：“没事，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苏哲是我老公的表弟，让他送送吧。”

苏哲拿了车钥匙，对两兄妹说：“乐平，照顾你妈早点休息，乐清不许再玩游戏了，我改天来带你们出去。”

他也不看邵伊敏，只朝门那边做了个请的手势。伊敏无奈，只好对那母子三人挥一下手，出了门。

到了停车场，苏哲找到孙咏芝的红色POLO，按遥控后拉开后座门。他的礼貌周全，但摆明无意交谈。伊敏坐到后座，松了口气，她也无意和陌生人说

话，只报了师大，说声“谢谢”就自顾自看车窗外不做声了。

晚上车少，苏哲开车又稳又快，只是车上CD放的张惠妹的歌曲是孙咏芝的趣味，他似乎并不喜欢，直接按到收音机换成一档介绍美国音乐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声音略带沙哑的男人，伊敏平时练英语也时常听这个节目。

师大很快到了，他刚停稳，伊敏说：“麻烦你了，再见。”也不等他有回应，下车关上车门然后直奔学校。苏哲本来很怕小女生对自己发花痴搭讪，可这个身材纤瘦、面容秀丽的女孩子显然全无此意。见她这样干脆利落大步而去，他倒是意外一笑，开车走了。

转眼暑假结束，小兄妹和伊敏都要开学了。孙咏芝将报酬递给伊敏，提出开学后想请她继续每周六给乐清、乐平上课。伊敏有些意外，她只能帮他们打好基础，而一般家长通常倾向于在此时到比较应试的地方补习。

孙咏芝笑了：“打好基础就足够了，升学倒并不重要，他们的爸爸本来也是打算以后送他们俩去国外念大学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点压力也没有，功课全是应付。乐清、乐平都喜欢你，说你没拿他们当小孩子看，功课也讲得清楚。”

于是伊敏继续每周六下午过来给两兄妹补习数学，不时会碰上代替表兄来接两个孩子出去玩的苏哲，两人都是客气地点头致意而已。

十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伊敏照例过来给小兄妹上课，今天两兄妹表现得格外兴奋，乐平开心地说：“邵老师，今天爸爸回来给我们过生日了。”

伊敏略微吃惊，昨天是她的生日，不过她的生日照例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早就习惯了：“祝你们生日快乐，那今天稍微早点下课吧。”

他们的父亲林跃庆是个长相气质十分干练的中年人，这时和孙咏芝一块下了楼，很客气地邀请伊敏一块去酒店吃饭：“今天他们满十五岁了，我们订了酒店给他们庆祝一下，都是亲戚朋友和乐清、乐平的同学，人多会比较热闹一点。”小兄妹也连声附和，伊敏觉得自己没法推辞了，只能答应。

到了酒店事先订好的大包房，伊敏发现苏哲早等在那边，另外还有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等诸多亲戚，满满坐了三桌。她很自觉地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一桌，不用费神听他们说什么，自顾吃菜，倒也自在。

吃到一半，她出去上洗手间，回来刚走到转角处，却看见孙咏芝和林跃庆夫妇站在包房门外，孙咏芝握着一个手机，一边看一边讥诮地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是情深意长呀，短信一条接着一条，要我进去念一下吗跃庆？当着你的父母儿女和亲戚朋友的面。”

林跃庆压低声音烦躁地说：“别疯了咏芝，你也该看看场合，有什么话，待会儿回家再说。”

“回家？回哪个家？”孙咏芝轻声笑，“你回这些短信时看场合了吗？你尊重你的妻子吗？你重视你的一对儿女吗？”

包房门打开，苏哲走了出来，他带上门，一眼看到不远处拐角处站着的伊敏，目光扫过她，同样压低声音说：“庆哥嫂子，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

林跃庆点头，伸手欲拿过妻子手里的手机，没想到孙咏芝后退一步，抬起手狠命将手机掼向大理石地面，只听一声脆响，手机四分五裂，散落得到处都是，她若无其事地说：“希望你自己的号码都备了份，再去买个手机吧，跃庆，反正你有的是钱。”

她谁也不看，高跟鞋踩过手机碎片，拉开包房门走了进去，林跃庆苦笑一下，随后也进去了。苏哲招手叫来服务员，吩咐他们将碎片清理走，一抬头，便看见了伊敏，她显然看到了全过程，但没有任何尴尬或者吃惊的表情，静静看着服务员打扫干净，然后走过他身边，伸手推门走了进去。

包房里的气氛仍然热烈，并肩坐在主桌上的孙咏芝、林跃庆夫妇仍然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伊敏看着自己这桌上和同学嬉闹的小兄妹，不禁有些微的感叹，原来这样让她羡慕的幸福和美的家庭也不过是遮了一层面纱而已。

终于席终人散了，小兄妹的爷爷奶奶要把他们带过去玩一天，林跃庆嘱咐他们下楼上车，其他人也纷纷走出包房，伊敏已经走到了门口，却被苏哲拦住：“邵老师，麻烦你，帮着在这看着我嫂子，她可能喝多了点，不适合开车，我把乐清、乐平的同学送回去，马上回来接你们。”

伊敏回头一看，刚才还笑吟吟送客的孙咏芝此时颓然坐到靠窗的沙发上，仿佛已经耗尽了力气，再也无力伪装自己了。她无奈点头答应，转眼间偌大一个包房空空荡荡只剩下她和孙咏芝两人了。她正要说话，孙咏芝却先开口招呼她过去：“邵老师，拿杯子过来陪我喝点酒吧，我现在还真怕一个人待着。”

她面前放着大半瓶红酒，伊敏拿了两个杯子过去，坐到她身边，她在两个酒杯里各倒了三分之一的红酒，深红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惑。她执起一个杯子，在眼前轻轻晃荡：“酒，真是个好东西，帮我们忘忧解愁，我猜我要再这么下去，迟早会成个酒鬼。”她呷一口酒，笑了。

伊敏以前唯一喝酒的经历是在高中毕业的聚餐上，那其实也是她唯一参加的同学聚会。一帮半大孩子满怀自以为的离愁别绪，加上突如其来的自由，不知是谁率先提议，然后就叫了一箱啤酒，带着几分苦涩的液体，喝起来其实没有可乐舒服，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理由把它当成成人的一项不可少的仪式吞下去。到最后大家步履踉跄，有人流泪有人大笑，伊敏却只有几分头晕而已。在回家路上，一个男生突然对她说：“邵伊敏，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她诧异，想莫非自己还是醉了，再看那个男生，倒真是目光涣散游移，说完这句话就不再看她，转身和另一个男同学勾肩搭背而去。她当时只想：果然是醉了。

现在想起这事，她发现居然一时想不起那个男生的名字了。她端起自己的那杯酒，喝了一大口，带着涩味，可是流下喉咙后，却仿佛一只熨帖的手抚过带着愁绪的心头，有着奇妙的回味。

“刚才你都看到了吧，小邵，这就是我婚姻的真相，”孙咏芝咯咯笑道，“我读大二时认识的林跃庆，和你这会儿差不多大吧，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可一转眼，我已经老了，是两个半大孩子的妈妈，也许还会是个糟糕的单亲妈妈。”

“可是孙姐你看着还是很年轻呀。”伊敏并不是随口恭维，孙咏芝身材容貌都保持得很好，堪称风姿楚楚，打扮更是得体又时髦，看上去真不像十五岁孩子的母亲。

“我努力维持这个皮囊的看相，要是连自己都放弃了自己，那真是生无可恋了。”

伊敏不知说什么好，好在孙咏芝也并不需要她的安慰，她给自己再斟半杯酒：“我家不在本地，大二就和林跃庆恋爱了，那会儿真是单纯呀我们两个，总以为天长地久朝朝暮暮全是我们的。恋爱了三年，我们结婚了，感情还是很好。现在让我回忆，我真记不起来是走到哪一步就突然让我们走上了岔道。”

“孙姐，也许你们多沟通一下……”邵伊敏只觉悲凉，自认这话来得很空洞，无法说下去。

“我放弃了，伊敏。所有的努力我都做过，早累了，何必还赔上自己残存的一点自尊呢。我只是心疼乐清、乐平罢了，他们是真依恋他们的爸爸。”孙

咏芝将半杯酒一口喝下，再给两人倒了大半杯，“我怕离婚了，乐清、乐平会接受不了。”

“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没你想得那么偏狭的。我父母在我十岁时就离了婚，然后各自结婚。”伊敏被自己讲的话吓了一跳，她以前从来没主动对任何人提过这事，有人不识相对她说起，她恨不能掉头就走。考到离家千里的此地上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想离开那个熟人都过分关注她父母离婚这一事实的环境。一定是喝下去的酒在作怪，她想，“我也没怪他们，他们不能因为生了我，就活该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和生活了。”

“呵呵，你真能安慰我。”

我在唱高调，其实我是怪他们的，尤其是在过了一个根本没人问候的生日以后。伊敏端起酒，怅怅地想，我只是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罢了。两人各怀心事地喝着酒，转眼一瓶红酒已经下去了一多半，都有点酒意上头的感觉。

“我说这么多，不会让你对爱情对婚姻觉得失望吧。”

“不会呀，我父母再婚都过得不错，不过是个放弃和选择的问题，我很乐观的。”

孙咏芝咯咯笑了：“你看着可不像个乐观的人，伊敏。不过我们真得乐观，不然怎么活下去。还有酒吗？”

伊敏看向酒桌，突然发现离得最远的那张桌子边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个人。服务员早进来把包房靠那边的灯都关了，刚才孙咏芝又嫌灯光刺眼，索性把这边顶上的大吊灯也关了，只留了沙发边的一个壁灯，她还真不知道那人是何时进来的，听到了多少她们的对话。只看到幽暗中一个身影，然后是暗红的烟头一闪，烟雾袅袅上升着。那人站起身，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后走了过来，原来是苏哲。



苏哲仍然开孙咏芝的车，她们两人坐在后座。孙咏芝合上眼睛斜靠着，伊敏却坐得直直的，看上去很清醒。到了地下车库，她有条不紊地背上自己的背包，再提上孙咏芝的包，搀着她随在苏哲身后上楼。苏哲从孙咏芝包里拿出钥匙开门，顺手开了灯，伊敏将孙咏芝扶到沙发上坐下，她半合着眼睛说：“谢谢你了，邵老师。苏哲，麻烦你帮我把邵老师送回学校去。”

苏哲点点头：“嫂子你一个人没事吧。”

孙咏芝苦笑：“没事，去吧，帮我把门带上。”

站到电梯里，苏哲才发现伊敏也喝多了，她无力地靠着电梯壁，眼神迷茫，双颊绯红，嘴唇微张着，那个样子迥异于她平时的安静。

“你不要紧吧？”苏哲皱眉问。

伊敏全凭意志支撑着摇摇头，她这会儿才知道红酒的后劲和啤酒完全是两回事。随着苏哲到地下停车场，她自觉去拉后面车门，苏哲拦住她，拉开了副驾驶门：“你坐这吧，万一想吐，跟我说一声。”

吐？伊敏被吓到了，她扶住头，回想一下自己唯一看过的那一次高中同学的醉态，会那样胡言乱语吗？她竟撑不住笑了。地下车库灯光昏黄，苏哲只觉这张年轻的面孔娇艳如花，眼波流转仿佛欲语还休，他的心怦然一动，伸手扶

住车门上沿让她坐进去，然后绕过车头上车，看伊敏靠在那里，勉力大睁双眼，越发显得神思不属，只好替她系上安全带，她似乎惊了一下，随即吁了口气放松下来。

苏哲笑着摇头，发动了车子，小心控制着车速。果然没开出多远，她就低声叫：“对不起，停车。”

他赶紧将车靠路边停下，伊敏解开安全带冲下去，对着一个垃圾桶大吐起来，吐完了也不上车，摇摇晃晃走上了人行道，苏哲吓一跳，赶紧下车追过去，却见她走到路边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扔下十元钱不等找就往回走，苏哲只好帮她把找的钱拿上。她走到人行道边，拧开瓶盖仰头喝下一大口，然后对着水沟咕咚咕咚使劲漱着口。

苏哲忍笑扶住她：“没事了吧。”

她不答，他拖过她的背包，将找的钱塞了进去，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女孩子醉得实在有趣。他拉开车门，她却不动：“我有点难受，不想坐车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走走。”

苏哲看看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她茫然摇头，他把手腕伸到她眼前，没想到她抓住他的手腕对着表看了好一会儿，还是摇头。

“快十一点了，我要把你留街上溜达出了事怎么办。”

伊敏没反应，只觉得胸口有些发闷，说什么也不想上车了。

苏哲前后看了看，指不远处一个酒店：“怕了你了，我去那儿开个房间，把你放那儿睡一晚，你明天自己回学校好了。”也不等她再反对，推她上了车，一下开到了酒店，拿身份证交钱办了入住。

苏哲将房卡递到伊敏手里：“806房，自己上去吧。”伊敏接过房卡，摇摇晃晃却往酒店外面走，他无可奈何，赶上去拖住她，扶她上电梯，她软软靠在他怀里，再也撑不住自己站直了。苏哲只好抱起她，走进806，把她放到床上。伊敏突然抱住了他的脖子，他一下伏倒在她的身上。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没想到这个看着冷静自持、说话条理清晰的女孩子竟如此大胆。他并不热衷和小女生游戏给自己找麻烦，克制着自己，准备撑起身体。

“其实昨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岁，没人陪我过。”伊敏突然轻轻地说，她的声音低柔，清澈的眼睛看着他，视线却似乎越过他看向远处，她呼出的气息

还带着点红酒的味道，软软地撩动着他的心，“一直没人陪我，一直。”

有记忆以来，她的父母就在冷战，她的生日年年在寂寞中度过。到十岁时，父母离婚，随即各自结婚。他们非常平等地负担着她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从无拖欠，可是随即新生的弟弟妹妹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确实就顾不到和爷爷奶奶生活的她了。她想：是的，我的确怨恨，真是不诚实，居然对自己都说谎，骗自己装不在乎装了这么多年。

苏哲安抚地摸一下她的脸：“好了好了，过去了，明年你的生日我陪你过好不好。”

他的手修长，带着点薄茧，抚在她脸上，触感温和。她笑出了声，视线定到他的眼睛里，突然伸一个手指点在他鼻子上：“骗我，你把我当乐清、乐平在哄呢。”

她乌黑的头发散在枕上，衬得一张脸苍白而娇小，花瓣一样粉嫩的嘴唇微微张着，看着诱惑到了罪恶的地步。苏哲突然觉得把持不住自己了，他撑起身，隔一点距离看着她：“你这个样子，可真是危险，如果换个男人……”没等他哑声说完，伊敏突然欠起身吻住了他。她的嘴唇柔润，苏哲想也不想，将她压回床上，狠狠回吻起来，这个吻彻底夺走了伊敏最后一点清明的意识，她只觉身体炽热，血液仿佛在叫嚣要贴近要抚慰，所有的空虚、脆弱和孤独仿佛都积攒在这一刻把她吞没了。

她看着如此热情，其实是生涩的。当苏哲意识到这一点，她已经在他身下咬牙将一声呻吟忍住，他再动，她终于忍不住叫出了声，眉眼皱得扭曲了，手指紧紧抓住他的肩头，指甲陷入了他的肌肉，如同在绝望中攀住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吻住她颈部搏动的血管，轻轻舔咬，试图让她放松，但他自己也濒于失控，终于在她细细的呻吟和尖叫声中爆发了。

伊敏在晨曦中醒来，瞪大眼睛看着面前那张英俊的脸，发现自己正躺在他怀里，她伸手捂住嘴，突然记起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苏哲也醒了，这会儿无奈地看着她，几乎有点狼狈。他今年二十七岁，过去的生活堪称丰富，但自认从没失控过，眼下他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

伊敏一声不响翻身下床快速穿上衣服，冲进洗手间。他也起来穿衣，把窗子推开一点，清晨清新而略带凉意的空气涌了进来。他坐到窗前的椅子上，从外套口袋里摸出烟点上。他一向并没什么烟瘾，这会儿百无聊赖，连抽了两支

烟，伊敏才从洗手间出来，也不看他，拎起背包就有拔腿走人的架势。他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我送你回学校吧，现在还早，恐怕公汽都没开班。”他也不等她反对，拎起外套从她身边走过去开了门。

两人下楼，苏哲结账，她还是一声不响跟他走出酒店上了车。

这么沉默，苏哲一边开车，一边想，自己恐怕是惹上大麻烦了：“我很抱歉，虽然我也有点喝多了，不过这不是理由。我希望我能……补偿你。”

一直看着车窗外的伊敏总算回过神来，突然说：“请停车。”

苏哲想，好吧，肯停车谈就不至于爆发得太狠，他将车驶到路边停下。

她并不看他，指向路边一家药房：“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帮我做的。听说有一种药，好像能事后避孕，真是一项伟大慈悲的发明，麻烦你进去帮我买一盒，再加一瓶水，谢谢。”

苏哲盯着她，她面带红晕，但神情平静，并不回避他的注视。苏哲一声不响下车走进了药房，少顷，他拿着药出来，开后备箱，取出一瓶矿泉水一齐递给伊敏。她打开药盒，细看说明书，然后取出一片药，和水服下，剩下的药放进背包内，这才转向苏哲，微微一笑：“请送我到学校门口，谢谢。”

苏哲彻底被吓了一跳，他发动汽车，很快开到师大门口，伊敏一手放在车门上，踌躇一下，回头看着他，态度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忘了这件事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昨天其实是我借酒装疯酒后无德，很抱歉。补偿什么的，呃，有点好笑，我大概也补偿不了你什么，所以……”她用耸下肩代替剩下不好说出口的话，拉开车门，扬长而去。

盯着她大步流星走进学校大门，苏哲禁不住想扬声大笑，他头次觉得自己荒唐，摇摇头，他决定像她建议的那样忘记这件事。

伊敏进了宿舍，看看时间，不过刚六点，她轻手轻脚走进寝室，里面很安静，室友基本上都在享受周末的懒觉，她爬上自己的铺位，也不脱衣服，拉过被子蒙上头，这才在心里呻吟了一声。

居然和一个只见过几面，在昨晚以前都没正眼看过自己的男人做出了如此疯狂的事。她只有牢牢捂住嘴才能把对自己的惊叹和质问堵回心里。

师大在本地向来以美女如云和恋爱风盛行闻名，每到周末，停在校外接女生的好车多得让人瞠目，同寝室也有女生早早有了男友和性体验，在熄灯以后